

缘结《窗花》，满途芳华

□水金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经常看到太仓县文化馆门口围着一大群学生,踮着脚,伸着头观看着什么,看得津津有味,非常投入。我好奇,也凑上去一探究竟,原来这是文化馆新办的橱窗文艺——《窗花》,深受青年群体追捧。

自此,每当学校放学以后,或傍晚华灯初上,文化馆大门前总是人头攒动,众多中学生及青年工人,犹如一群羊崽闯入丰美的芳草地,贪婪地咀嚼着。想不到不惹眼的小小《窗花》,竟会引起年轻人如此浓厚的兴趣。

作为县中的一名语文教师,我想,既然学生青睐《窗花》,何不因势利导,把它渗透到日常教学中去。

关键是怎么渗透?

我尝试把《窗花》作为写作教学试验地,把师生的习作推向《窗花》,投石问路。本以为没有问题,结果却屡投屡败,如当头一棒,我从“疼痛”中觉醒,发现了自身的软肋:榔头不硬,怎么能够锤炼出

好钢呢?

还是老老实实放下身段,拜《窗花》为师,虚心学习,吸取营养。数月后,作品终于在《窗花》刊登。学生们争先恐后阅读,七嘴八舌地议论,反响热烈。

历来都是教师评改学生作文,现在颠覆了传统,让学生对教师作品进行品评。这种教学相长的模式,不仅让我的作品质量有了提高,学生的作文水平也水涨船高。值得欣慰的是,学生参加省市级作文比赛屡屡获奖,大大鼓舞了士气。

随着师生的作品陆续在《窗花》刊出,我终于有机会认识时任《窗花》主编的张炎中先生,他的另一个头衔,便是文化馆创作组组长。张炎中,一个瘦瘦高高的苏州人,嗓音清亮,快人快语。共同的志趣,让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诤友。

张炎中先生擅长诗歌散文,不时对青涩的学生习作进行声情并茂的评讲,

学生受益匪浅。一天,张炎中先生向我转达一封读者来信,信中揭发获奖作文中存在抄袭行为。一石激起千层浪。我找出原作与读者提供的文章进行对比,发现确实存在较多的引用与模仿,然而,尚不能定性为抄袭。

我找到这名学生促膝谈心,告诉他,引用要注明出处,模仿不能照抄,两者不可滥用。起步阶段可以模仿,但以后要丢掉模仿,独立行走。平等的交谈,收到了较好效果。由此,我领悟“教书不忘育人”的道理。

从外界的热烈反应,可以看出《窗花》办得很精彩,在内容上反映现实,贴近生活,尤其受到青年的欢迎;形式上推陈出新,图文并茂,被大家视为良师益友。

之后,在《窗花》的鼓励下,大家互帮互学,砥砺前行,学生习作登上了《风流一代》,入选《江苏省中学生优秀作文选》,一位姓柳的编辑还专程来太仓与我

交流,建立了联系。我与张炎中先生成为莫逆之交,我们之间没有无谓的吃喝应酬,纯然是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。记得张炎中先生常利用星期日上午到中心菜场买菜的时机,顺便折到我家小憩,兴致勃勃地聊《窗花》。从联系读者到改进措施,从扩展《窗花》到提升品位,无话不谈。在谈论文学问题时,彼此难免有不同看法,辩论时他提高嗓音,面孔涨得通红,以至于我的母亲误以为我们在吵架,责备我“人家难得来,你要礼貌待人啊”。其实,我们之间一直友好相处,真诚相待,从来没有吵过架。

《窗花》是我的良师益友。与《窗花》结缘,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。这是缘分给予我的馈赠,衷心感谢《窗花》对我的长期鼓励与帮助。

时光荏苒,韶光匆匆,往事恍若昨日。铭记《窗花》,一路追梦,满途芳华。

夏至粥

□龚志明

每逢夏至,妻子总会煮一锅夏至粥。夏至,标志着炎夏的开始,太仓人这天有吃夏至粥的食俗。清《嘉庆直隶太仓州志》载:“夏至日,以蚕豆、赤豆及小麦和米煮粥,互相馈遗,谓之夏至粥。”进入夏季,人的胃口大不如前,一碗可口的粥可以增进食欲。

吃夏至粥,是为了增强体质预防疰夏。《瓊泾志略》记:“夏至,和蚕豆小麦煮粥,名夏至粥。云弗犯疰夏疾。”疰夏又名注夏、苦夏,是一种以夏季倦怠嗜卧、低热为主要表现的时令热性病。一般夏季过后,病情可自行改善,部分人有逢暑必发的周期性特点。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根治这种疾病,于是民间流传着各种预防疰夏的食俗。古代太仓人预防疰夏一般从立夏开始,明《嘉靖太仓州志》曰:“立夏日,煮麦豆和糖食之,曰不疰夏。”《乾隆沙头里志》也记:“立夏日,食烧酒、麦饭、蚕豆、青梅,曰不疰夏。”古人通过饮食调理,清凉消暑,增强身体抵抗力,提高自身免疫力。

明代李时珍认为:食粥可以“益气、生津、养脾胃、治虚寒”。米粥加热煮制时间较长,所以淀粉糊化更充分,更容易被小肠内的淀粉酶分解成葡萄糖,并吸收进入血液。煮久了,会使少许蛋白质或氨基酸溶解其中,变得更易消化。部分营养进入汤中,其中以浮于上面的米油营养最为丰富,乃是米粥的精华。可见,要熬一锅有营养的好粥,不下点功夫是不行的。清代美食家袁枚深知此理,在《随园食单》中写道:“见水不见米,非粥也;见米不见水,非粥也。必使水米融洽,柔腻如一,而后谓之粥。”

太仓人吃夏至粥的历史悠久。史书中最早记载的是夏至饭,明代《崇祯太仓州志》曰:“夏至,用蚕豆、小麦煮饭,名夏至饭。”最初是吃夏至饭,不久人们发现,在炎炎夏日,人的消化功能相对较弱,饮食宜清淡,要多食杂粮以寒其体,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吃粥,所以不久便改食夏至粥。清《乾隆镇洋县志》记:“夏至日,和小麦蚕豆煮粥,曰夏至粥。”太仓人吃夏至粥的习俗,不仅流行时间长,而且范围广,乡村中也有此俗。《同治茜泾记略》记:“夏至日,小麦蚕豆煮粥,曰夏至粥。”后来粥中食材渐渐增多,营养更加丰富。《宣统太仓州志》载:“夏至日食夏至粥,以小麦、蚕豆、赤豆、红枣和米煮粥,互相馈遗。”夏至粥不是平时烧的白粥,而是以糯米掺赤豆、蚕豆、玉米、红枣、糖等食材烧煮而成,又香又甜,有些像现在的八宝粥。炎炎夏日一碗粥下肚,沁人心脾,还易于消化吸收。煮好的夏至粥,除了自己吃,邻居之间还会互相赠送。

现在已很少听说疰夏这种疾病,但夏至这天,许多太仓人还是会煮一锅夏至粥。不是为了防病,而是为了心中的那一份坚守。

初夏

□高志强

退去微萌淡粉间，
青春长势势争先。
麦黄稻绿双时令，
搏弈丰田恰少年。

庄西酒

□宋宝麟

曾羡姜江出海舟，
千帆浩荡伴云鸥。
波光影里庄西酒，
一梦流痕醉舫楼。



林绿憩息处

□姚建平 摄



情系沙中两代缘

□项小玫

1962年9月,随着妈妈的工作调动,我来到了江苏太仓沙溪中学。1951年,妈妈考取了中央大学艺术系,第二年因为高校院系调整,来到了南师。1955年,妈妈毕业后留校,任教于南师附属幼儿师范。这次调动来太仓,是沙中的校长孙亚先生到江苏省教育厅去申请的。1958年,沙中成为了江苏省重点中学,因此,孙校长要把师资配备齐全,音乐课也不例外。我父亲是太仓璜泾人,1957年由江苏省交通厅下放到太仓,一年后调往太仓县翰船公司任职,具体工作是在沙溪翰船码头卖票。母亲的这一调动也让妈妈、我和父亲得以团聚。哥哥仍留在南京读书,姐姐则在上海上学。

初到沙中,一切都是那么陌生。环境陌生,老师同学陌生,就连语言都陌生。第一天走进课堂,班主任、数学老师陈鼎熙用一口太仓话向同学们介绍了我,我只听懂了自己的名字。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上完了第一节。一下课,几个同学就围了过来,问我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,只能尴尬地笑。我心里很急,担心会影响功课。好在任课老师们都很关心我,常常会来问我听不懂。教物理的曹慰时老师,苏州口音,话讲得又快,但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去问我不懂的问题。听着他那硬憋出来的普通话,我更困惑了。好在曹老师有耐心,终于帮我搞懂了问题。

在妈妈的眼皮子底下读书,我不能有丝毫懈怠。那时的沙中教学抓得很紧,对任课老师们的要求也十分严格。大专学历只能在初中部任教,教高中中部的老师一律是本科学历。除了白天的教学,晚上老师们都会在办公

室坐班,或到教室巡视,解答上晚自习的同学提出的问题。夜晚,沙中灯火通明,我至今记忆犹新。当时的沙中就像一个筛子,每年暑假,老师们都会被筛选一遍。有这样优质的老师,在这样浓郁的学习气氛中,我很快就克服了短暂的不适。现在回想起来,真的很感谢当年教育和帮助过我的各科老师。

我刚进沙中时,班上有20多个同学,但临近升学考试时,留下的同学就很少了。太仓农村比较富庶,读书并不是唯一的出路,有的同学去学手艺,有的直接回家务农了。记得那年初升高的考试,就在沙中的冠军楼。当年我虽然离开南京,到了乡下,但沙中为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,让我终身受益。说来也巧,后来在地处苏州的江苏师院上学时,班主任金丽娟老师就是沙中高中部1958年的毕业生,后来考上了江苏师院外语系。毕业后的第二年便担任了我所在班级的班主任。同为沙中校友的金老师,对我一直关爱有加。她说,在新生名单中看到来自太仓沙溪中学,顿时就感觉十分亲切,瞬间就拉近了我们俩之间的距离。

1977年恢复高考,初试也是在沙中进行。当时沙中的各科老师都帮我辅导,解答问题,整理编写学习资料。优越的学习条件,良好的复习环境,让我再一次获得了深造的机会。从南医毕业后在苏州工作的十年中,我有机会参加了苏州地区中学生体质调研。说来又巧,那次选点的学校又是沙中。当时父母亲都还在沙溪,住在刚建好的沙中教职工宿舍,一堵围墙把宿舍从校园中分割了出去。

那次的调研结果显示,沙中学生的体质体能都很棒。看着一群群有说有笑、朝气蓬勃的沙中学生,当年我在沙中读书时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:进了校门,右手边是初中部大楼,左手边一溜平房是老师们的办公室。走道旁的花坛里,美丽的波斯菊盛开。再往里走,是高中部的教室冠军楼、伙房。走过小桥后依次是学生宿舍和大礼堂。旁边是水塔,塔下是教堂式的图书馆。南北两个大桃园,把沙中打扮得非常漂亮。

在父母亲和姐姐的帮助下,1992年,我赴美到宾州大学进修,1995年移民加拿大,得以和妈妈、姐姐团聚。移民初期,幸好有妈妈在,尤其是妈妈刚到沙中时克服困境的顽强给了我信心。当年妈妈凭借着只有32个小贝斯的手风琴和一架脚踏的风琴,举办了一场沙中全校师生员工参与的歌会,盛况空前,轰动了整个太仓县。我们班表演的节目是女声小合唱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》。妈妈利用晚自习前的半小时教唱歌曲,同学们唱得特别认真。活动得到一片赞誉:沙中白天书声朗朗,晚上歌声嘹亮。歌会既丰富了学生们的课余生活,又调节了同学们学习中的压力。在那之后的日子里,妈妈在生活和精神上给了我们很大关怀。再苦再难,只要回头看见妈妈在灯下坐着的身影,我浑身就又有了用不完的力量。她犹如一棵大树,根深叶茂,为我们遮风挡雨。妈妈以百岁高龄,于2022年9月永远离开了我们。每当我怀念妈妈,就想起在沙中的岁月。沙中与我结下的缘分,让我念念不忘。沙中是我心中永远的骄傲和牵挂。

祝沙中110周年校庆再现辉煌。

与娃娃机的二三事

□于浩洋

我从未抓到过娃娃。

从小到大,每次经过商场的玩具城,我都忍不住驻足。这里是最吸引孩子的场所,花花绿绿的装饰,炫彩夺目的灯光,以及“抓满八个换奖励”的标语,都能瞬间点燃他们的胜负欲。伴着动感十足的音乐,喜滋滋的人进去,喜滋滋的人出来,除了尴尬驻足的我。

众所周知,抓娃娃是有技巧的。商家心眼多,会在抓钩的松紧上设置机关,时而成功一次,引得人更加欲罢不能。但我仿若天生不通此路,二十余年的人生、百余次的“抓捕”,无一成功。在已经达成“经济自由”的当下,用足够的投入来达成小小的心愿似乎并无难度,但我还是失败了。

前阵子与朋友们吃饭,路过玩具城,假装目不斜视的我耐不过朋友的热情邀请——他们不知我与娃娃机的爱恨情仇,走入这个由数十个大小各异的机器组成的神奇领域。朋友兴冲冲地买了二百个游戏币分给我们,我抓了一把藏在手里,心里却打定主意:为了避免尴尬,抓完这把就停手。

投币,转动摇杆,按下红键,最后要做的就是等,等待娃娃落回玩具堆,或对我来说是亿分之一的成功。我心不在焉又暗怀期待地等,等到的却是人手两三个娃娃的朋友们。他们笑嘻嘻地围过来:“就你没抓到了!”这一声对于要面子的我来说如同“催命符”,随之而来的一筐游戏币更是沉如巨石。

我被淹没了。

我磕磕巴巴地向他们解释着我的经历,换来朋友的失笑。他们坚持要帮我达成这个看起来有点荒唐的愿望,并放出豪言,还差点发誓。我一边笑,一边敛起心神。被做成薯片形状的“娃娃”向我招手,我有些眩晕。

投币,转动摇杆,按下红键……是黄瓜味还是烧烤味,左一点还是右一点?我的脸色逐渐涨红,心态却一点点平和下来。看着朋友们义愤填膺要找店家理论的样子,我反而释然。在玩闹中享受的快乐远比获得实物重要。最后能否达成,又有什么要紧呢?

下次吧,再遇到娃娃机,我不会再逃避。



投稿邮箱:603468841@qq.com